

## 汉文训读的历史及翻译的意义

佐藤利行

### 一 序言

在日本，《论语》《孟子》《韩非子》等思想家的著作、《史记》《汉书》《十八史略》等史书以及陶渊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文章都被称为“汉文”。其实，“汉文”中还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作。也就是说，日本人统称中国古典为“汉文”，而不去区分哪些是韵文，哪些是散文。

不管中文发音如何，仅从意义层面上读解“汉文”——这种方法叫做“训读”。“训读”原是在保持古代汉语形态的前提下把古代汉语作为日语来阅读的一种翻译方法，这种翻译方法恐怕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 二 训读的历史

“训读”开发于平安时代中期(8世纪)，成熟于室町时代(15世纪)。8世纪以前，即汉籍刚刚传入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当然是先学习中文发音，然后用中文发音来音读汉文并理解它的意思的。但是后来，日本人逐渐想出了不改动汉文的形态，仅在汉文之间加一些“片假名”和符号就可以把汉文作为日语来阅读的“训读法”。

对汉文进行“训读”以后再把它按日语的语序书写下来，这种文章在日语里叫“书下文”。在平安时代中期以后用“假名”书写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

なぐき からうた こと  
男たちの、心慰めに、漢詩に、「日を望めば都遠し」などいふなる言のさまを聞きて、或  
をむな 女のよめる歌、……（『土佐日記』承平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这里的“日を望めば都遠し”就是“书下文”。很明显，这句“书下文”套用了《晋书》卷六《明帝纪》所载的这样一段逸闻：

“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也。”明日，宴群僚又问之。对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异间者之言乎？”对曰：“举目则见日，不见长安。”由是益奇之。

日本著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桐壺》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太液の芙蓉、未央の柳も、げに、かよひたりし容貌を、唐めいたるよそひはうるはしうこ  
そありけめ、なつかしうらうたげなりしを思し出づるに、花鳥の色にも音にも、よそふべき方  
ぞなし。朝夕の言ぐさに、翼をならべ、枝をかはさむと契らせたまひしに、かなはざりける命  
のほどぞ、尽きせずうらめしき。

这里的“太液の芙蓉、未央の柳”和“翼をならべ、枝をかはさむ”也是“书下文”。

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这两句诗就是“太液の芙蓉、未央の柳”和“翼をならべ、枝をかはさむ”的典故。就是这样，日本人通过“训读”汉文把汉语词汇化为日语，并把它们使用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了。

### 三 训读的方法

要想把语法结构不同的汉文作为日语来“训读”，就必须想很多办法，制定许多法则。现在，我们按照汉文的基本语序对汉文训读法则做一些介绍。

汉文的基本语序有以下六种：

1. 主语→谓语
2. 主语→谓语→宾语
3. 主语→谓语→补语
4. 主语→谓语→宾语→补语
5. 主语→谓语→补语→宾语
6. 修饰语→被修饰语

在这六种之中，第一种语序和第六种语序与日语相同。

日 出。 (日 出づ。)

雲 白。 (雲 白し。)

以上是第一种语序的例子。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六种语序的例子：

大 志。 (大いなる志。)

三 省。 (三たび省みる。)

以上四例的“训读”因为中日文语序相同，所以不用改变语序。但是，日语动词和形容词因为有语尾变化，所以“训读”时要在“出”的后面加上“づ”；在作谓语的“白”的后面加上“し”。

但是，如果是第二、三、四、五种语序的话，中日文语序就大不相同了。我们先来看第二种语序：

我 買 書。 (我 書を買ふ。)

按照日语语序，作为宾语的“書”必须放在“買”的前面，而且在宾语后面要加上助词“を”。

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三种语序：

良薬 苦 於口。 (良薬は口に苦し。)

作为日语，应该先读“口”，并在“口”后面加上助词“に”，然后再读“苦し”。在这里，表示场所的介词“於”越过不读，因为它的作用已由日语助词“に”承担起来了。

因为汉文与日语语法结构不同，所以在“训读”时就必须使用一些片假名和符号。在“训读”时使用的片假名叫“送假名”，使用的符号叫“返点”。其实，“训读”时使用的“、”和“。”也有专有名称，叫“训点”。

要想“训读”汉文，就必须学会使用“返点”和“送假名”。下面，我们就对“返点”和“送假名”的使用方法做一些说明。

### (1) 返点

因为汉文与日语结构不同，所以“训读”时有时要从下往上返读，这时就需要使用“返点”。“返点”一般以小字标在汉文的左下角。(注)

1. レ点：从下往上返读一字时使用。

1 2 5 4 3

春 眠 不 レ 覚 エ 晓 ヲ (春眠 晓を覚えず。)

2. 一・二点: 从下往上返读两字以上时使用。需要时, 我们可以“一、二、三、四”地一直写下去。

1 2 5 3 4  
返 景 入<sub>2</sub><sup>ル</sup>深 林<sub>1</sub><sup>二</sup>。(返景 深林に入る。)

3. 上・下点: 从下往上返读包括“一・二”点在内的词组时使用。句子结构复杂时, “上・下点”有时需要扩充为“上・中・下点”才能应对。

7 3 1 2 6 4 5  
不<sub>下</sub>為<sub>2</sub><sup>二</sup>児 孫<sub>1</sub><sup>ノ</sup>買<sub>中</sub><sup>ハ</sup>美 田<sub>上</sub><sup>ヲ</sup>。(児孫の為に美田を買はず。)

另外, 根据需要, 我们有时还要使用“甲・乙点”和“天・地・人点”。

## (2) 送假名

“送假名”用来表示语尾变化词(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助动词)的语尾变化, “训读”时一般以小字标写在汉文的右下角。标写“送假名”时, 要按照古代日语语法标写旧体假名。请看以下几例:

1. 送出语尾变化词的变化语尾:

• 見<sub>ル</sub> 可<sub>シ</sub> 急<sub>ナリ</sub>

2. 遇到副词、连词和介词时要送出最后一个假名:

• 豈<sub>ニ</sub> 能<sub>ク</sub> 乃<sub>チ</sub> 徒<sub>リ</sub>

3. 对话和引文的后面要送出“ト”:

• 王 曰<sub>ク</sub> 「諾<sub>ト</sub>。」(王曰く、「諾」と。)

4. 从下往上返读双字词时, 要在两字之间加一横线:

• 擊<sub>2</sub>破<sub>ス</sub>沛 公<sub>ノ</sub>軍<sub>1</sub><sup>ヲ</sup>。(沛公の軍を撃破す。)

另外，遇到由动词转化而来的名词时，要送出最后一个假名：

• 思<sup>ヒ</sup> 別<sup>レ</sup>

总而言之，“训读”汉文时要注意以上各项法则。最后再补充一点：在给汉字注假名读音，即标写不用送出的“训假名”时，要使用平假名，而送出汉字之外的“送假名”要用片假名标写。

#### 四 翻译的意义

如上所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文训读法”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方法逐渐在日本开发完善，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这个过程中，被“训读”后的汉文也完全变成了日语的一部分。

现在，日本中学的语文课上要学习“汉文训读”。以下就是日本高中语文课上选用的汉文篇目：

##### 1. 哲学思想方面：

《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等。

##### 2. 历史方面

《史记》《后汉书》《十八史略》《资治通鉴》等。

##### 3. 诗歌方面

《诗经》及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杜牧、白居易、柳宗元、韩愈、陆游等人的诗作。

##### 4. 文章及其它方面：

《说苑》《战国策》《列女传》《吕氏春秋》《搜神记》《世说新语》《陶渊明集》《本事诗》《蒙求》《唐诗纪事》《古文真宝》《文章规范》《唐宋八大家文读本》《笑林》等。

另外，夏目漱石的汉诗、森鸥外的汉文日记等日本汉文（日本人写的汉文）也是“汉文训读”的教材之一。

仅从以上所举的汉文篇目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汉文已经完全彻底地融入于日本的语言文化之中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杜牧的《江南春》如何“训读”：

千 里 鶯 啼 キテ 緑 映 ヴ 紅 ニ (千里 鶯啼きて 緑 紅に映ず)

水 村 山 郭 酒 旗 ’ 風 (水村 山郭 酒旗の風)

南 朝 四 百 八 十 寺 (南朝 四百八十寺)

多 少 ’ 楼 台 烟 雨 ’ 中 (多少の楼台 烟雨の中)

这首诗经常被作为入门教材而选用。其原因就在于它只需要“训读”第一句中的“绿映红”一处，而其它字句都可以依次顺读。

在这里，日本人并不是用中文音读这首诗，而是依靠“训读”来理解这首诗的。当然，只有用中文音读才能品味到这首诗的韵律和音韵美。尽管现代汉语的音韵体系与唐代不同，但用现代汉语音读是仍然可以品味到它的音韵美的。其实，在这方面日本的一些教师也做了很多努力。很幸运，日本人也使用汉字，所以每个汉字也有它的日语读音。这样一来，日本的一些教师就可以利用汉字的日语读音来音读汉诗了。现在，唐代的汉字读音已经基本复原，唐代的汉字读音听起来与其说像现代的北京话，毋宁说更像日本的汉字读音。

另外，日本还有一种以独特的韵律吟咏训读汉诗的艺术，叫“诗吟”。在训读这首《江南春》时，第三句中的“八十寺”训读为“はっしんじ”。这个读音是考虑了这三个字的平仄后而选择的。

一般说来，学习外语首先要学习发音，然后音读外语文章，理解它的意思。但是，掌握了“汉文训读法”的日本人并不需要学习中文发音，并不需要通过音读中文来理解它的意思。因此，在日本，许多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并不会说中文。也就是说，他们不能音读作为外语的中文。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训读”的缘故。这一点也许大家很难理解，但这却是日本的现状。

## 五 结语

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汉文训读法”作为优秀的翻译方法终于在日本扎下了根。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日本的语文教学偏重现代文而轻视古典，因此汉文教学被挤到了一边。其结果，连许多中学的语文老师都不能正确地“训读”汉文了。所以我认为，日本人应该重新认识“汉文训读法”。“汉文训读法”可以在不改变古代汉语形态的前提下把古代汉语作为日语来阅读，这种优秀的翻译方法恐怕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吧。现在，“汉文训读法”不是在日本，而是在中国得到很高的评价，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实，日本的汉字文化振兴会、全国汉文教育学会等组织也在探讨重振汉文教学的方策。现在，“汉文训读法”在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得到正确的评价，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呀！

优秀的“汉文训读法”应该为后世所继承，我愿为此而努力。

注：

汉文本来是竖写的，“汉文训读法”也是为竖写的汉文而开发的。但是，只要我们想一些办法，在横写的汉文上标写训读符号也是可能的。总之，把原来标写在汉文右下角的“送假名”标写在汉文的右上方，把原来标在汉文左下角的“返点”标在汉文的右下方或用阿拉伯数字标写，只要这样做，就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现在，文章一般都采用横写体，所以训读符号也要做相应的改变。

参考文献：

1. 森野繁夫、佐藤利行著《汉文精髓与训读要点》（白帝社，1989年）
2. 江连隆编《汉文汉诗解释讲座别卷·训读百科》（昌平社，1995年）